

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

丁邦泉 著

# 伙伴还是对手？

——美国对俄战略



鹭江出版社



主 编 / 牛 军

丁邦泉 著

# 伙伴还是对手？

——美国对俄战略



江苏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伙伴还是对手：美国对俄战略/丁邦泉著．—厦门：  
鹭江出版社，2000. 8

(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丛书)

ISBN 7-80610-917-X

I. 伙... II. 丁... III. 美苏关系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226 号

“‘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丛书

伙伴还是对手？

——美国对俄战略

丁邦泉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5.25 印张 2 插页 119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10-917-X

D·34 定价：10.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主 编 说

这是一套描述和分析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丛书。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 1987 年发表了《大国的兴衰》。他预言：自古以来有过多少辉煌的帝国，它们不论曾经多么强大，结果都衰落了。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到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从拿破仑到希特勒，无一不是如此。所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美国能否保持其现有的地位这一引起公众日益广泛争论的问题的惟一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他的结论主要源自对历史的真知灼见，不过也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时美国弥漫的悲观失望。经济持续衰退，国内的犯罪率年年创纪录。吸毒、贫困和其他看上去是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在那些世人皆知的大城市里普遍存在，以及在与苏联的对抗中筋疲力尽。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处境是最典型的。美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也被称为“一场颠倒的胜利”。过去从来都是美国出钱、出枪、出炮，让别的国家出人打仗。现在正相反，是别的国家出钱，美国除了出枪、出炮，还要出人打仗。美国大兵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雇佣军。

美国是在最近这个十年又亢奋起来的。从 1992 年中期开始，美国经济在保持了九年的连续增长后，至今没有衰退的迹

象。通过一再刷新经济增长纪录，美国已经将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也显得卓尔不群，超过了排在它后面十位强国的军事实力的总和。以 1999 年度为例，美国的国防预算高达 2767 亿美元，是俄、英、法、德、日和中国等六国军费总和的 1.67 倍。美国在海外保持着 20 多万驻军，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基地网，还有两万多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居住在军舰的舰舱里，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海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它们都处于战备状态。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们一再强调，美国在“软”力量方面的优势是不可或缺的。如今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正风靡全球，美国的媒体和发达的互联网越来越有力地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看法，CNN 节目主持人的一颦一笑，会使许多不同肤色的人或喜或怒、或癫或痴。这样的比方并不特别过分：美国媒体像个乐师，只要轻弹出随便一串什么音符，世界上准有人或国家会随乐起舞。

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在考虑国家战略时，必然要受到彼时政治气氛的影响。现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特别好。美国人一向自认为是上帝钦定的使者，派往人间来普度众生，“拯救人间的落后”。如今这种使命感被夸张到了极点。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给美国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为他们自己在当今世界上确定了数不清的角色。他们把自己当作上帝福音的“传播者”、民主“卫道士”、“全球警察”、“大法官”、“陪审团”、“国际行刑队”等等。最谦虚者如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不过在超级大国前面加上了“孤独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斯特则干脆把美国称为当今世界的“父亲”，并为美国没有承担起“做世界父亲的责任”而痛心疾首。

美国人给自己规定的角色使他们自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承担着领导责任，因为美国的价值观、制度、文化、力量和地位等等，都是优越无比的，世界只能由美国来领导。美国政府每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几乎都在不厌其烦地唠叨着美国那个“独一无二的领导”。克林顿政府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报告》声称“美国是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能够在对共同的挑战作出国际反应时，担当必不可少的领导和具有这种能力”，“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和参与作用……整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现在美国的战略家们正殚精竭虑，设计 21 世纪的全球战略、军事战略和军队构成，以便美国的“领导”万古长青。

美国在世纪末获得了“惟一超级大国”的称号，而且至少在下个世纪的前二十年，世界仍然必须面对美国霸权的存在。正是美国的优势地位使它的影响波及世界每个角落，以至于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都不得不重视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因而也就需要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

研究和揭示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是相当艰巨和巨大的工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它的全球战略涉及广泛，结构复杂，指导思想源远流长，与它复杂的国内政治几乎浑然一体。这套丛书只是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关系和美国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关系入手，分析和描述它的基本面貌和一些关键性的特征。丛书的作者们是长期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政治的专家，他们力图通过通俗的文字，将研究心得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等等，有个相对全面和基本的了解。我们共同期待着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牛 军

2000 年 4 月

## 开 场 白

1991年8月19日凌晨，全世界都为来自莫斯科的消息目瞪口呆。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那耶夫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已经不能履行总统职务，原因是身体欠佳。电台随后播出了《苏联领导声明》，宣布根据苏联宪法的规定，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全部移交副总统亚那耶夫本人。他接着发出《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半年紧急状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政变。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曾经卓尔不群，不可一世，但是在承受了太多的不安、动荡和撞击以后，已经虚弱不堪。“8·19”政变是对它的心脏的致命一击，它再也无力渡过危机。在苏联轰然解体的尘埃中，俄罗斯屹立起来。

面对俄罗斯的诞生，美国人当时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在他们看来，苏联解体同柏林墙倒塌一样，都意味着美国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战而胜。他们从来都认为，苏联是西方文明异化物的主要载体，是对西方安全的主要威胁。如今心病不复存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将凯歌高奏。

美国人为了巩固他们的胜利，也为了证明西方的政治、经济等体制的确包医百病，对准俄罗斯猛下重药。“休克疗法”、

“三权分立”、“销毁核武器”、“和平伙伴关系”……一切都在按照美国的愿望发展。美国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催生”了俄罗斯。俄罗斯最初对美国的确是亦步亦趋。不少俄罗斯人相信，美国的药方包医百病，只要照着美国人指引的道路前进，让俄罗斯里里外外看上去都像美国，就能医治好俄罗斯的创伤，过上美国人那样的好日子，像美国一样强大。

不过，美俄的“蜜月”只是昙花一现。胜利使美国人情不自禁地越来越傲慢。他们从来不认为，视俄罗斯为“二流国家”有什么问题，那不过反映了现实，何况美国人从来不知道如何平等待人，特别是不知道如何平等对待他们认为软弱的人。美国并不主要以俄罗斯的改革成就和发展作为标准，俄罗斯盛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追随美国的政策，是否对美国惟命是从。一旦俄罗斯提出异议，便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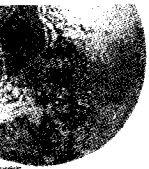
美国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和美国战略家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这些战略家们具有怀疑一切的秉性，对所有非西方的大国心存疑虑。在苏联解体之初的喜悦平静下来后，他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历史，寻找俄罗斯未来发展的答案，而且特别热衷于从俄罗斯 300 多年扩张与争霸的历史中，理解俄罗斯目前和未来的对外政策。他们根据传统的地缘政治经验断定，俄罗斯绝不会就这么永远甘居人下。布热津斯基的名著《大失控与大混乱》典型地表露了美国战略家的担忧：“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机的俄罗斯，在再度恢复的帝国本能的驱使下，并因而非常可能与其邻国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使世界越来越无法控制它的命运。”

美国政界同样忧心忡忡，对俄罗斯目前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成为政府官员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并且存在诸

多分歧，但是前提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俄罗斯未来捉摸不定。”前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俄罗斯的危险实实在在。……俄罗斯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可能从共产主义的废墟中抬头——即使通过民主方式也罢。”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两个：“结束其帝国野心”，“纳入国际体系”。美国人的霸道的确特色独具，只要他们感到不放心，谁都可以被描述成敌人。这种无止境的猜忌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其实俄罗斯也在逐步理解，从美国得到任何好处，都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过去发生过苏联解体，现在则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俄罗斯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在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美国就不放心，随之而来是防范、施压，直到俄罗斯回心转意为止。俄罗斯独立之初，醉心于美国“一边倒”政策，结果只不过是导致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日益下降，国力日益枯萎。叶利钦终于忍无可忍，1992年10月，他向的俄罗斯同胞宣布：“我们应该在任何类似场合下对伙伴，包括对美国说出我们的失望。”

说出自己的失望仅仅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调整的开始。经过几年的反复折冲之后，1996年6月俄罗斯发表《国家安全咨文》，终于端正了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用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当时的话说就是：“美国不是长机，俄罗斯不是僚机”，“俄罗斯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进程。俄罗斯从前苏联的废墟中托生，主要是前苏联内外政策失败的产物。俄罗斯的复兴需要俄罗斯人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寻找到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西化”并不是终极目标，也不会从美国那里得到回报。历史不会终结，俄罗斯怎么也不会“看上去像美国”。



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及其影响下的美俄关系，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从俄罗斯独立以来，美俄关系从“蜜月”过渡到“冷和平”，其深层的原因是美国力图一极主宰世界，而俄罗斯要恢复它的大国地位。它们关系将如何发展演变，以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必定会对当今的世界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美俄关系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借这本书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和美俄关系的来龙去脉，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全貌及其特点和本质，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 目 录

### 开 场 白

#### 概 述

#### 一 “超越遏制”——俄罗斯联邦的“催产素”

- (一) 从遏制到缓和 10
- (二) “超越遏制” 18
- (三) “催生”俄罗斯 22

#### 二 短暂的“蜜月”——初期的美俄关系

- (一) “冷战胜利者”的对俄政策 41
- (二) 从“一边倒”到“双头鹰” 49

#### 三 “休克疗法”——瘫痪俄罗斯经济的“猛药”

- (一) “新思维”与苏联经济改革 55
- (二) 俄罗斯被“休克” 60

- (三) 调控俄罗斯经济的“按钮” 72

#### 四 “和平伙伴”与北约东扩 ——削弱俄罗斯的两把“刀”

- (一) 美国的冷战“利剑” 76  
(二) 削弱俄罗斯的“软刀子” 82  
(三) 北约东扩直指俄罗斯 92

#### 五 科索沃危机——“伙伴”之间的对抗

- (一) 北约东扩的最后障碍 98  
(二) 北约新战略的“试验场” 102  
(三) 俄罗斯说“不” 111

#### 六 军控与裁军——“冷战的未竟事业”

- (一) 美苏军控与裁军 121  
(二) 华盛顿的“心病” 128  
(三) 前途渺茫的“事业” 134

#### 七 麻烦无尽的伙伴

- (一) “领导世界”——美国不变的目标 145  
(二) 俄罗斯不做“僚机” 149  
(三) 谁将吞下“苦果” 154

#### 后记

## 概 述

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已经不像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那样处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但是仍然十分重要；同样，冷战后的美俄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相比，对全球安全特别是美国安全也已不具有存亡攸关的意义，但仍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随着俄罗斯局势趋于稳定并走上复兴之路，其重要性将再度上升。

“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与美俄关系”与“冷战后期的美国对苏政策和美苏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确定和明晰。第一，美俄关系和美国的对俄政策起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联邦的诞生，但是冷战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结束。第二，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无论是美国的对俄政策还是美俄关系，与美国的对苏政策和美苏关系都有着相当大的连续性，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

对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他的“新思维”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的直接作用。但是客观地说，苏联的解体，是苏联历届领导人长期推行错误的内外政策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已经是内外交困，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百病缠身”。1989年5月，布什政府“超越遏制”政策的

提出和实施，既是美国对苏 40 余年冷战“遏制”政策的产物，也是美国对苏政策从“遏制”为主向“演变”为主转变的标志，成为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诞生的最重要的外部促进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布什的“超越遏制”及其相互作用，使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诞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布什政府实施“超越遏制”政策，主要着眼于苏联，但却是从东欧着手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利诱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双重影响下，本已动荡的东欧更加动荡。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政权相继易手和东德被西德吞并之后，曾经横行一时的超级大国苏联，不但陷入了孤立，而且面临分裂的现实危险。

苏联的解体开始于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 3 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运动。美国历史上一直没有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 3 国的主权，因而对 3 国的独立运动给予了长期多方面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在 3 国独立面前的软弱和在美国干预面前的退让，使得美国可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但是美国对苏联最致命的一击，是对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民主”和独立运动的支持。

对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下产生的俄罗斯“民主”和独立运动，布什政府给予了最坚定而重要的支持，其中比较大、直接的至少有 4 次。第 1 次是 1989 年 9 月，美国国会邀请“民主派”领导人叶利钦以苏联人民代表的身份对美国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访问。作为苏共党员的叶利钦在美国公开宣布同共产主义决裂，无疑为美国所乐见。第 2 次是 1991 年 3 月，布什亲自出面干预，制止了戈尔巴乔夫准备对“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组织的数十万人示威游行实施的镇压。叶利钦及其领导的“民主俄罗斯”因此得胜并进一步得势。第 3 次是 1991 年 6 月，在叶

利钦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民选”总统后，布什迅速邀请叶利钦这位“国中之国”的总统访问美国。美国给予叶利钦以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不仅是对俄罗斯“民主”的支持，而且是对俄罗斯独立运动的支持，因为争取俄罗斯独立这时成为叶利钦的主要纲领之一。第4次是1991年“8·19”事件以后，一向建议叶利钦应同戈尔巴乔夫合作的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应同叶利钦合作，并要求戈尔巴乔夫必须同各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让那些想独立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这时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已由扶持转向促进其解体；要命的是，戈尔巴乔夫此时还幻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以保住行将解体的苏联及其苏联总统职位。

因俄罗斯联邦诞生而发生的美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当然不是全新的基础之上的。它同美苏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遏制和对抗被对话与合作所代替。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胜利者”美国几乎没有怎么品尝到“胜利”的滋味就很快发现，一个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降生的俄罗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而言，似乎首先意味着挑战和威胁：起先是因为俄罗斯由于内外问题成堆而过于虚弱，后来则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而使俄罗斯在许多问题上一天一天地对美强硬起来。

美国在俄罗斯立国最初几年的对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在安全上，在消除原苏联地区可能的核扩散的基础上，大大削弱俄罗斯核武器对西方的威胁；在政治上，通过支持叶利钦来稳定俄罗斯政局，促使俄罗斯彻底完成向西方政治制度的转变，防止俄罗斯政治向西方化趋势逆转；在经济上，通过协调西方对俄经济和财政援助，鼓励、促进并要挟俄罗斯实施彻底的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使俄罗斯经济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

俄罗斯立国之初继承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全面倒向西方的政策。这表现在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西方式改革的同时，在

安全问题和国际事务方面与美国进行全面的合作。但是“一边倒”只是俄罗斯立国初期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方便表述。从独立之初开始，俄罗斯在与西方合作的同时，还是想要保持作为大国的自尊和独立性的。1992年初，叶利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访问美英等国寻求西方的经济援助时，就摆出了一副大国姿态。1992年6月，叶利钦访美，与布什就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协议并确定两国伙伴关系。但是紧接着在7月，叶利钦就提出了俄罗斯的“东方政策”，并于11月访问韩国时正式提出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政策，加强了对日本、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外交。这是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政策思想的萌芽。1993年初，俄美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核武器条约。6月，叶利钦在克林顿的大力推动下获得了西方总额为4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在7月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叶利钦就把重点转向争取西方取消对俄罗斯歧视性的经济政策，谋求在经济上与西方的平等地位上。叶利钦重点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并试图先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发展为同盟关系的外交方针，以及它争取西方经济援助的外交努力，实实在在的效果不多，却招致了国内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对。1993年秋，美国与西欧国家酝酿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为北约成员国的方案，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美俄“蜜月”关系和俄罗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倒”政策的结束。1993年底，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是俄罗斯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标志。90年代中期，与中国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则是俄罗斯完成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

与俄罗斯对美政策上的变化和摇摆相反，美国的对俄政策目标则是一贯的：将俄罗斯拢在西方阵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加以削弱，使俄罗斯“弱而不乱”或者“乱而不散”，确保其成为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二流伙伴”，阻止或延缓俄罗斯再次崛起并成为对美国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威胁的世界大国。美国的这一政策目标与俄罗斯逐步明确的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世界大国地位的政策目标相抵触。因此，从表面看来，俄罗斯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最初动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答应向俄罗斯提供的经济援助迟迟不能兑现，而深层的原因是美俄之间在战略利益方面的矛盾，特别是美国在与俄罗斯利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对俄政策的不平等性。从1994年开始，美俄之间的矛盾面不断显现，两国之间的合作为不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所打断、所掩盖。

俄罗斯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与美国在军控和裁军问题上进行了比较顺利的合作，两国此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需要。在1987年12月美苏签署《中导条约》、1990年11月华约和北约签署《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1991年7月美苏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苏联解体后，美国又趁势于1992年5月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签署了解决原苏联战略核武器问题的《里斯本协议》，于1993年1月与俄罗斯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从而大大减轻了苏联遗留的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两国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也采取了一致的立场。但是由于美俄关系矛盾迭出特别是北约的东扩及其带来的俄罗斯在常规力量上对北约的均衡被打破，迫使俄罗斯在军控与裁军问题上逐步采取对美不合作的态度。俄罗斯杜马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军控和裁军问题迄今仍是美苏“冷战的未竟事业”。

促进俄罗斯实现激进的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改革是美国对俄罗斯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经济援助则是美国促进俄罗斯实施政治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重要手段。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